

墓地越来越少 “安息”面临危机

【清明·交通】

两万多市民冒雨去南郊扫墓

快报讯 (记者 田雪峰实习生 张艳)“昨天突降大雨,我们的管制措施基本上没有实施!”昨天,记者从交管部门获悉,初步估计昨天前往南郊扫墓的车辆约有1万辆,市民大概在2到3万左右。原本以为昨天会是今年清明扫墓的最高峰,没想到一场大雨,将高峰“淋”走了。

“从早上6点多钟我们便已经到位,但是,一直到11点钟前,基本上看不到什么车流!”昨天上午,交警八大队徐鸿跃警官告诉记者,按照往年的经验,上周是清明节扫墓前的最后一个周末,肯定是扫墓的最高峰,为防止出现路况难行的状况,昨天一大早,从上百余名警力和来自交管机关、其他大队支援警力在内的300余名警力全部上路,并按照原先的交通预案做准备。但是,因为一直在持续下雨,风刮得也大,前往南郊墓区扫墓的市民很少,跟正常工作日差不多,比周六时的车辆和人流都小,而且一个周末,更是不能比。考虑到车流量不大,交管部门原定的宁丹路单行管制措施便没有实施,执勤交警只是疏导部分大货车进行绕行。

【清明·生意】

扫墓归来 素菜馆生意红了

快报讯 (记者 杨扬 钟晓敏)昨天下午两点多,记者来到百年老店绿柳居菜馆,一楼、二楼的大厅里仍然宾朋满座。菜馆办公室主任魏彬告诉记者,今年清明期间,许多市民扫墓归来都喜欢在绿柳居吃一顿团圆饭,与去年同期相比,菜馆的客流量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魏彬介绍说,平时周一到周五的生意相对淡一些,但近3个星期以来,周一到周四的午饭和晚饭时间,一至五层的大厅和包间全部坐满。记者了解到,四楼、二楼的包间接受预订,不少身在外地的南京人赶回来扫墓,也趁此机会尝一尝家乡的时令野菜。“一般的习惯是上午扫墓,所以中午的生意特别好,四楼、二楼的包间必须提前2周才能预订到。”魏主任说,他们开始也好奇,问了一些顾客才知道,他们都是刚刚扫墓回来的。”



清明节前的双休日,许多市民到南郊的墓园祭扫。 快报记者 顾炜 摄

城南“地府”变成“人间”

每年到了清明,都会有数十万的市民赶到南郊扫墓,过去也是如此。张来顺说,解放前,老城南尤其门东、门西一带是居民的集中地,老南京的祖坟也就分布在中华门外雨花台、花神庙、安德门、铁心桥等一带,平时城里的人都不敢去。只有每到清明前后,这些地方的大路上才会挤满上坟的人群,络绎不绝。

大约是在1947年,张来顺来到花神庙中国公墓,打地基、做墓、干杂活,一干就是10年。在当时,这里可以说是南京比较大的公墓了,有1万多个穴位,以忠、孝、仪、和、平、仁等命名,划分了区域。旁边还有很多私坟,附近一带只要有山坡就能见到坟茔,有的整座山头都变成了“坟山”。“哪像现在人乘车往的,你看现在的共青团路、雨花西路等都成了市区的大马路,还有那一幢幢楼房,到处都是居民小区,哪看得出当年的荒凉啊,这城市发展真快!”张来顺感慨道。

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当年雨花台、宁南地区的丘陵地带,暴露在可视范围内的坟墓约有100多万个。为了适应城市建设需要,南京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将大量坟墓向南外迁,1997年到2004年的七年间,迁移坟墓120多万个,暴露在城南边缘视线范围内的坟墓基本被清空,兴建起一大批城市公用设施和商品楼盘,坟山变成了主城区的一部分。

南京公墓总面积 6749亩

南京市殡葬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陈振洪说。

昨天是清明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细雨纷纷,并没挡住扫墓人的步伐。“在我们那个年代有句老话‘城里人怕上坟,乡下人怕进城’,其实这是暗指当年的一种无奈啊!”张来顺是个地地道道的南京人,虽然年过八旬,但耳聪目明,提起南京城南坟山的变化,老张最清楚不过了,“因为我们家三代人都是干殡葬的,我父亲张树胜平地造墓,我抬棺、烧炉,我儿子张明跃是开车收尸的。”

副主任陶四海介绍说,南京目前

前有登记在册的经营性公墓18家,面积为2541亩;再加上各区审批的公益性公墓183家,面积为4208亩,总面积计6749亩,相当于现在1/5个秦淮区的面积。在经营性公墓中,以雨花台区最多,如普觉寺墓园、岱山墓园、西天寺墓园、仙灵墓园、雨花功德园;其次是江宁区,有4家。

南京公墓的总面积还会扩大吗?陶四海主任表示:“这个数字已经被固定了。5年前,南京市已经停止了各种墓园的建设审批。”陶四海透露说,南京市每年因各种原因死亡的总人数在3万以上,一个普穴按规定占地不得超过1.2平方米,这还不包括绿化、道路和各种服务设施的占地。但据记者了解,很多墓穴占地面积远超这个数字,如果按照现有采取安葬方式的比例来算,南京市现有墓园最多可用15年。

记者昨天从南京多家墓园获悉,他们确实存在土地吃紧的困境:南京最大的墓园普觉寺总面积300亩,从1990年投入使用,现在已经建了4万多座墓穴,安葬了8万多具骨灰,已使用面积达到了250亩(其中包括道路和湖泊的占用面积),如今空地已经不多,只剩下50亩了,还有距市区最近的雨花功德园,总面积为234亩,现已建了1万多墓穴,占掉将近1/3的土地,估计还能售墓10—15年。“公墓需求本已十分旺盛,再加上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些因素都将加速‘安息危机’的到来。”雨花功德园办公室主任陈振洪说。

【清明·新风】

通过电脑,就能为亲人扫墓

3月28日,远在深圳的张怀宝来到南京。做过去的33年一样,他安顿好行李,就直奔雨花功德园。因为,那里是他岳父母的长眠之地。张怀宝的岳父母是烈士,1966年去世,岳母于2003年也驾鹤西去。两人合葬于功德园的红星园。张怀宝在南京出生,但在徐州工作了30多年,去年刚刚退休。儿女女婿在深圳,儿子也在广州,他便跟老伴去了深圳。往年,清明前一两周左右,老伴都跟他一起来扫墓,可今年,老伴要帮着带外孙女,走不开。老伴觉得很遗憾,她很想看看父母的墓,而女儿对疼爱她的外婆也铭记在心。临走前,老伴和女儿再三叮嘱他,

要帮她们献束花,跟老人说声对不起。

3月29日,张怀宝听说功德园开通了视频扫墓,高兴极了,他赶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老伴和女儿。电话那头,两人一致要求他把老人的墓“视频一下”。3月29日上午,张怀宝一到墓园,就接到了深圳的电话,“快点开通啊!”红星园离办公室有三四百米远,工作人员需要将视频扫描设备移过去。还没等设备到位,老伴和女儿就一个接一个电话过来,催了他好几回。

工作人员将一台绿色的小推车推到墓前,将摄像头装在推车上方,又将推车上的网线接过来,接到墓地一角的网线转换盒上。工作人员一声“好了!”,张

16年 9000人“绿色殡葬”

据悉,公墓用地是国家严格控制,日前来南京调研《殡葬管理条例》修改的国务院与民政部有关人士强调,要从严控制公墓的修建,“各级行政区域内的墓地应当统筹规划,对位置、数量、规模等方案应当报批同级人民政府”。条例修订内容中,还严禁“炒墓”,尤其“炒活人墓”,如果出现类似违法现象,最高可被罚款50万元。

“在当前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我们更多的呼唤‘绿色殡葬’。”陶四海分析,现在已经有不少市民主动选择“绿色殡葬”了,所谓的“绿色殡葬”是指“草坪葬、树葬、花坛葬和江葬”等方式。据介绍,自1991年南京市大力倡导绿色殡葬以来,先后有近9000名市民选择了草坪葬、树葬、江葬等方式,但这个数字相对于每年3万多名去世者来说,只占到2%。

他表示,其实绿色殡葬的花费远比土葬便宜得多,如在功德园选择一个双墓穴,至少在1.5万元,壁葬是6千元,一年四季都花开的花坛葬在千元左右,树葬是999元,江葬费用最低,仅400元左右。

“南京今后继续规划公墓用地的可能性很小,市民必须尽快解放思想。”南京殡葬处的负责人表示,他们今后还将努力探索更多的居民可以接受又能节约土地的殡葬方式。此外,记者还从省民政部门了解到,从今年起,省内新扩建的公益性墓地一律实行树葬、花葬、骨灰堂安放等少占地或不占地的生态葬法。快报记者 项凤华



张少友在黄金山公墓做了25年的坟亲家。 快报记者 施向晖 摄

【清明·旧俗】

寻找最后的“坟亲家”

坟在这里一天,就要照料好

每到清明前后,黄金山农花社区60岁农民张少友最忙了,陆陆续续的人从南京城或是外地赶到黄金山墓地上坟。作为他们的“坟亲家”,这两天他忙着接待,陪着他们一块去“挖帽子”,祭扫先人,真有点“朋自远方来,不亦亦乐乎”的味道。

一人管100多个坟

张少友是黄金山一带土生土长的农民,做“坟亲家”有25年了。在他的印象中,自古人们就说黄金山风水好,这一带很早已是墓地,过去是行政村,村上的家家户户都做“坟亲家”。“听我爷爷说,从我太爷爷开始就做‘坟亲家’,在南京‘坟亲家’这一说法300年前就有,估计是清朝那会。那时城里人家中有人去世,没地方安葬,就安葬到农村来,在当地找个人来专门照看墓地,平常帮忙打扫打扫,就这样结成‘坟亲家’。”

现在张少友手中照管的墓有100多个,方圆2里,老张在社区有份看门的工作,空闲的日子就是照料这些墓地,虽然要管的墓地很多,但哪对哪,老张一点不犯糊涂。“现在坟亲家的人不多了,”老的老不做坟亲家了,小的刚出外打工了。何况统一管理的墓园也多了,就不需要咱坟亲家了。”

记者在花神庙也见到了几位曾经做过“坟亲家”,现在已经改行的老人。他们回忆,那时候这一带的农户都有地,城里人来看地,农民就把家中一些小土山的地卖给他们做坟墓。老人们说,五六年前,花神庙公墓拆迁了,附近的地也开发盖起了商品房,附近一带做坟亲家的越来越少了,现在也就是黄金山那一带还有坟亲家,他常常在街上转悠,带着坟亲家,他常常在街上转悠几个月。然后,挖空心思用有趣的方式推销出去。

王家发说,那个时候,远在东台的他,每个月都要南京来看望李女士,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带上几只老鳖。因为他说,老鳖地汤对胃特别好。可拖了两年,大姐还是带着对人间无限的眷恋,遗憾地走了。王家发说,他每年都会来拜祭大姐,直到他实在走不动的那一天。

快报记者 赵丹丹

只有这一天,亲情是圆满的

扫墓让五个不再和睦的兄弟姐妹聚在一起

昨天早晨,孙兰芳和丈夫出门时正下着瓢泼大雨,没走几步,裤脚就湿了一截。尽管天气恶劣,他们还是要去母亲谢老太太与4个兄弟姐妹会合,一起为父亲扫墓。“一年也就这一次,全家人才能全部到齐。”她在冷风中一阵叹息。

从长江新村赶到大方巷的母亲家,孙兰芳高兴地看到了,她的4个哥哥姐姐都已经到了。大家搀扶着83岁的母亲,匆匆上了借来的一辆面包车,由大哥开车驶往普觉寺墓园。一路上雨下个不停,偶尔还有几声雷鸣,车里的气氛既有悲伤也有尴尬。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老母亲的身体健康,围在母亲周围嘘寒问暖,还带来了蛋白粉、牛奶、核桃等母亲爱吃的东西,这种被5个子女簇拥着的幸福感觉,谢老太太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了。车上只有大哥大姐一直沉默寡言,大哥一边开车一边不停地抽着烟,大姐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看着车窗外的风景出神。

来普觉寺墓园的人依然很多,经过雨水的冲刷,山上的一排排松树显得更加郁郁葱葱。孙兰芳扶着母亲下车,兄弟姐妹们买了一个白色的大花环和一束菊花,往“孝子区”走去。看到父亲的坟上沾了些泥点,大哥默不作声地蹲下来,拿出纸巾将墓碑擦干净。“父亲去世已经2年了,我们现在没有太多的悲伤,但每年清明一定会来给父亲上坟,纪念纪念他,感谢他的养育之恩。”孙兰芳说,“母亲年纪大了,总是放不下对父亲的回忆,每次扫墓,在坟前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我们大家都陪着她。母亲看到我们5个人不像以前那样亲密了,心里肯定不好受。”

孙兰芳告诉记者,她和4个哥哥姐姐感情一直很不错,他和大姐记得应该多等一些,而且他们还有儿子。”当时大哥提出,如果父母坚持大家平分这笔

【清明·亲情】

好姐姐 我来给你送鳖汤了

昨天,风雨交加,气温骤降,但这并不能阻止亲人拜祭亡灵的脚步,普觉寺墓园还是迎来了一个扫墓小高峰。在“乐子区”一个墓碑前,九个操着东台口音的扫墓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在祭拜一个姓李的女士,27年来年如此,而她们没有一点血缘关系。在9个东台中,一名最年长的老人从一个保温瓶里倒出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老鳖汤,毕躬毕敬供在墓碑前,口中喃喃:“大姐呀,你胃不好,一定要多喝点老鳖汤……”

老鳖汤他年年送,这句话他年年讲,整整27年,每年清明扫墓都是如此。这位老人名叫王家发,出生在东台一个贫困的小乡村。父母生有7个子女,他排行老六。1948年,王家发7岁时,家中发生一场变故:爸爸病故了。无力抚养子女的母亲,先是把最小的妹妹丢在大街上,后来又将他丢在大街上。就在她饥肠辘辘流浪街头时,一个大姐姐出现了,她就是李女士。

当年,李女士也只有15岁,她的家境也十分困难,父母都是农民,下有5个弟弟妹妹。不过,看到无家可归的王家发,年龄不大的她自作主张,将他领了回家。对于王家发这个“不速之客”,李女士的父母以及5个弟弟妹妹都不太欢迎,但在李女士的支持下,王家发终于被留了下来。

长大之后,王家发一直以拖板车帮人拉货为生。那个时候,李女士已经出嫁到南京,每次回家之前,她都会扯上几尺布,点灯熬油,做几套小衣服带回老家,给王家发的4个儿女穿。

“大姐得的是胃癌。”王家发说,那个时候,远在东台的他,每个月都要南京来看望李女士,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带上几只老鳖。因为他说,老鳖地汤对胃特别好。可拖了两年,大姐还是带着对人间无限的眷恋,遗憾地走了。

王家发说,他每年都会来拜祭大姐,直到他实在走不动的那一天。

快报记者 杨扬 钟晓敏



一束鲜花,寄托了对亲人的哀思。 快报记者 顾炜 摄

【清明·追忆】

老赵:守望天堂的车来车往

2007年3月底。刚刚过去的冬日,对杨玉萍而言,是她经历过的最冷的一个冬天。在为爱人办理入葬手续时,她在功德园的路口忍不住停下了脚步:去年的清明,赵建国还站在这个路口,为市民主持“老赵说交通”,睹物思人,物是人非,那个片断成了永久的怀念。“老赵,天堂里也有车来车往吗?”

“老赵”说交通的开场白

“我是老赵,也是老赵说交通,我是北方人,我是南京的一名普通民警,我借咱们南京电视台给广大观众,每天一档。那位问了,你今年多大,我呢三十八岁。呵,三十八岁为什么叫老赵呢,可能我上了镜头您就不觉得我三十八了,另外,叫了老赵总比小赵说得要好一点。”第一期节目,老赵选择了下去。

关于此事,妻子杨玉萍发了火,“工作重要,你生命也不重要了!”老赵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下次再也不敢冒险了。你别生气,你看我按规矩开车,不是好好的嘛?”

还有那么多人记得老赵

老赵走后,大多数日子里,他生前在宁南的家都空着。

酒。”过去,我们周末有空就回父母家,帮老人打扫卫生,做一桌好吃的。现在,兄弟姐妹好像生疏了,很少能开开心心聚在一起。”孙兰芳无奈地摇摇头。

5年前,父母在鼓楼附近的老房子拆迁,拿到了6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两位老人商量后决定,拿出一半补偿款分给5个子女。得知父母拿到了这么一大笔钱,子女们来得更勤了。大姐每个周末都要抽空来给父母洗床单、晒被子,二姐拉着帮老人订牛奶,大姐更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厨艺,端来鸡汤、排骨汤给老人补身体。当二老说要平均分配时,大哥第一个强烈反对。孙兰芳告诉记者:“大哥是长子,他和大嫂记得应该多等一些,而且他们还有儿子。”当时大哥提出,如果父母坚持大家平分这笔

钱,那么也应该算他儿子一份。最终,父母还是一碗水端平,每家分得6万元。”“分完钱,大哥就跟我们疏远了,平时根本不来往。就连过年都会以值班为借口,连续4年没有回来吃过团圆饭,妈妈过年时总是唉声叹气。”孙兰芳说。

孙兰芳的父亲是2年前生病去世的。年近的母亲总是见不着自己的大儿子,常常独自坐在阳台上发呆,老伴去世后她反倒有了借口,清明节的时候打电话给儿子,所有的子女都得给父亲上坟。

中午11点多,雨渐渐停了,来扫墓的人越来越多。大哥烧完了最后一堆纸钱,站起身长舒了一口气,换着母亲往回走。”“只有到了清明,我们兄弟姐妹才能团圆。”孙兰芳感慨地说。

快报记者 杨扬 钟晓敏



张钰哲长眠于此 快报记者 许小红 摄

【清明·墓碑】

雨花功德园里有座“天文台”

穹形的顶,圆柱形的碑身,俨然就是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翻版。这座小型“天文台”就在雨花功德园,“看守”它的,是早年的紫金山天文台台长,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

代天文学主要的奠基人,1928年在美国发现1125号小行星,命名为“中华星”。1978年,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以该台发现的第2051号小行星命名为“张”,以示对张钰哲的敬重和表彰。”

个性化墓碑之“最”

现在,墓园里个性化的墓碑已有200多座,但功德园办公室陈振洪主任告诉记者,张钰哲的墓碑是该园第一个个性化墓碑。陈振洪对该座墓碑记忆犹新,照片上的老人戴着眼镜,微笑,目光似望向浩瀚长空,眼神谦和而有力量。”他就是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功德园的工作人员王先生说。

在张钰哲墓碑附近,绝大多数墓碑是标准长方体形制,黑色或白色,这座小型“天文台”显得更加令人瞩目。扫墓的市民经过“天文台”时,也会驻足观看。绕过碑座,碑的背面有碑文:“张钰哲:1902-1986……1941年任中科院天文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对我国各天文台站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中国近

代天文学的奠基人,1928年在美国发现1125号小行星,命名为“中华星”。1978年,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以该台发现的第2051号小行星命名为“张”,以示对张钰哲的敬重和表彰。”

实习生 王红蕾 快报记者 许小红

女儿,你永远是“掌上明珠”

一大捧金黄的菊花盛开在墓前,看得出来,它刚采几天。在菊花身后,一个穿红衣的圣诞老人呵呵面朝墓碑站着,他腰间裹着一个大礼包,旁边,圣诞树上彩灯在风中飘荡。这是墓园独一无二墓碑,周围有这么多“礼物”。墓碑本身同样很别致,洁白的碑身上方,托了只手掌,手掌中央,有颗浑圆的明珠,一看便是“掌上明珠”。扫墓园的工人过来插话:“是个年轻女孩,得的是白血病。父母每个月都来看好几次。”

记者抬眼看碑,金色大字写有“美丽聪明的女儿,安息于此”。左边是一张彩照,上面的女孩短发,身穿白色T恤,笑盈盈侧身坐在桌前,非常讨人喜欢。“女孩父母很慎重,做效果图、尺寸图,修改了好几次,才定型”,工作人员对这对父母印象都很深,“女孩的爸爸妈妈很爱她,为她治病,他们房子都卖了。他们说女孩成绩很好,也很懂事,临走前还要求去参加考试……”被家人的深情深深感染,工作人员墓碑做得很认真。他们建议父母给女孩墓碑四周围上白色的栅栏,用汉白玉做成的“掌上明珠”也非常精致。

“女孩父母是来得最勤的了。”功德园工作人员小朱说,女孩英年早逝,1981年出生,2003年就走了。当年,她父母为好好安葬女儿,光为墓碑的事来功德园就不下10次。从女孩父母口中,大家得知,女孩

快报记者 许小红